

ShengMing RuoHong ● 刘光荣 著

生命中有太多的事让我们回忆与思索
生命中有太多的人让我们伤怀与动情
生命的悲欢在这两代人的爱情故事中浮沉
让你感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生命 若虹

Sheng
Ming
Ruo
Hong
Kuo

▲重庆出版社



生命若虹

● 刘光荣 著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若虹/刘光荣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ISBN 7-5366-5442-1

I. 生...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58 号

生 命 若 虹

刘 光 荣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王玉浩

技术设计 张 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59 千 插页 2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5366-5442-1/I·1056

定价:25.00 元

序 章

“咚——咚——咚——”红墙琉璃瓦的古庙里传出 108 响钟声，穿云破日，回响在冬天的原野上空。

华阳金像寺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诵经之声不绝于耳。

传戒殿内，当今第一比丘尼大法师慧静和大和尚常太，率领十部尼众和十部僧众，跪于佛像之下，瞑目合十，口里念念有辞，正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和外国女僧传授“本法尼戒”。

本寺数十名尼众，从殿内两侧，按辈份等次，一直跪伏到殿外，在她们的身后，逶迤侍立着前来观摩授戒的数十名外寺女尼。那个中国女孩子与九个凸额圆眼棕色皮肤的外国女僧，站立在殿内靠门的地方，口中轻轻地念着佛号，身子微微地摇晃着，仿佛心里隐藏着说不尽的凄苦。

传戒殿外的卵石地坪上，站立着数以百计的男女信众，他们大多手里持着焚香，随着殿内的颂经声念诵着谁也听不清楚的经文。一些前来看热闹的小孩子，不停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放肆而好奇地看着大人们脸上泛滥着的那种莫明其妙的虔诚与幸福。几个胆大的男孩甚至跑到了传戒殿的大门处，骑在厚重的门槛上，“叽叽喳喳”地指点着。他们似乎在问，这个

年轻的中国女孩子是谁？她是那么年轻而漂亮，为什么会出家为尼从此与古佛青灯相伴终身呢？

“这个姑娘太可惜了，听说刚刚从大学毕业，不知有什么想不开，竟然削发为尼了。”

有人在沉重地叹着气，不知是感慨还是惋惜：

“佛渡有缘人呗！不是佛子，不入佛门。”

“可是，她倒底叫什么名字？家在何处？为什么要放弃大好的前途呢？”

出家人只问向何处去，不问从何处来。只要她踏进佛门，她将终生是佛的弟子。

年轻的中国女孩子听到人们的议论，身子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抬起头，目光越过女尼们光秃秃的头顶，望着被烛光环绕着的释迦牟尼佛像。伟大的王子正慈祥地看着她，把一轮慧光注入她的心灵。她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儿笑容，显出那种跳出尘世、从此与世无争的祥和。

中国姑娘随着接受了“本法尼戒”的外国女僧们，一起从戒堂出来，在一片高涨的佛号中，穿过信众们自动让出的甬道，向着僧伽罗女僧修习的禅房缓缓地走去。

当女尼妙玉即将进入禅房的那一瞬，她的脚步有些踉跄了，她颇长的身子摇晃着，像一枝快被风吹折的杨柳。半个月前，她才度过了22岁的生日，生日晚宴上，她的父亲母亲喜孜孜地站在她的身边，她的情人也站在她的身边，还有其他的亲人们朋友们，为她的生日高唱赞歌。可是，生日的乐曲还未结束，她却从欢乐的人们身边逃走了。她像一个穿越时空的精灵，倏忽间便达到了另一个世界。城市的高楼大厦、鲜花和虹霓，以及匆匆而行的人流，不再属于她了，像潮水一样退到了她的身后，退出了她的视野。

禅房内，一尊玉佛在向她们凄凉地笑着，明明灭灭的线香烛



炬，昭示着未来的清寂无为，身后，如颂如歌的“南无阿弥陀佛”，在为她年轻的生命举行洗礼！

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年轻的女尼跨进了那道高不可攀的门槛，然后回过头去，最后看了看金像寺外那道红漆如荼的山门。那是血，是生命的热血。

一群人飞跑着从山门外奔进来。

一个中年女人一边奔走，一边凄厉地呼喊：

“麓麓！回来哟！我的苦命的女儿啊！”

女人跌倒了，又爬起来，呼喊之声凄惋欲绝。

“麓麓！回来哟！我的苦命的女儿啊——”

看到即将没入那个幽邃之门的年轻女尼，挽扶着中年女人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放下手中痛不欲生的母亲，风快地跑到女僧们的禅房前。房门正在徐徐地关着。女孩子“扑通”一声，跪倒在用无数卵石砌成的阶沿上，用头撞击着地面，发出惊心动魄的撞击声，撕心裂肺般如泣如诉地哭喊着：

“阿姐啊！可怜的阿姐啊！请你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你的妹妹呀！”

一缕鲜血从女孩子的额头上流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流过了她的双颊，染红衣衫，滴落于地。她仍在不停地用头撞击地面，撕心裂肺般如泣如诉地呼唤着。

“苦命的阿姐啊！你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你最疼最爱的阿妹呀——”

站在寺坪中的人，全都被这凄惋锐利的哭声震慑了，全都被殷红殷红的鲜血震慑了，寺院内，到处响起悲怆的饮泣声。

那个痛哭呼喊着的妇女声嘶力竭了，昏倒了，怦然跌倒在卵石路面上。

一个衣著入时而面目憔悴的中年男子无声地流着泪，他无

天

天

力地倚在另一个年纪相近的男人身上，抬起头，悲怆地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一对老年夫妇伫立在房前的小坪上，流着泪，呢喃着：

“亲爱的女儿啊！我们一起回家……回家……”

年轻的女尼终于转过身来，启开木门，对着苍天、对着骚动的人群，深深地一揖，低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然后，沉重地关上了禅房的木门，把自己永远地隔离在另一个世界了。

可是，生命的浩歌并未因此而止息，它以固有的生命逻辑，在广漠的时空间，一刻也不停止地复制着，演绎着。它是横空掠地的虹彩，连结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内 容 提 要

风流倜傥的西门青云,凭借自身的优越条件,用虚伪的爱情“猎杀”美丽的少女。当一个个少女失身于他,悔恨交加时,一场车祸却让西门青云半身不遂,由此引出他失踪多年,曾被强暴的母亲。其母告诉他,他玩弄的女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妹妹……由此引出两代人的情爱纠葛。有情有爱的婚外情,无情无爱的交易婚姻,还有兽性的强暴。玩弄生活的人最终被生活所抛弃,给今天的“潇洒一族”敲响了警钟。主人公的命运结局触动人的情怀,让人发出珍爱人生、善待生灵的感慨。

作家用深厚的阅历和娴熟的技巧,刻画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描绘了感人至深、犹如身临其境的故事。阅后让你反思爱情、人生,本书的内涵与要旨直逼人的心灵。

目 录

序章	(1)
第1章 难忘蕙园	(1)
第2章 花期有约	(20)
第3章 爱情的砝码	(38)
第4章 苦涩的禁果	(55)
第5章 秋花如荼	(67)
第6章 秋雨入梦来	(82)
第7章 绿灯与红灯	(96)
第8章 男人的眼泪	(114)
第9章 流水无情	(130)
第10章 孔雀之舞	(148)
第11章 烛光中的圣餐	(161)
第12章 生命的赌注	(177)
第13章 女人的感觉	(195)
第14章 方舟无渡	(212)

目 录

第 15 章	凄丽的冬天·····(223)
第 16 章	爱意徊徨·····(238)
第 17 章	孽海情仇·····(249)
第 18 章	柳絮如烟·····(265)
第 19 章	初夏季风·····(284)
第 20 章	夜里看花·····(297)
第 21 章	龙马奔星·····(315)
第 22 章	游戏与规则·····(337)
第 23 章	讹诈亲情·····(350)
第 24 章	辉煌的日出·····(362)
第 25 章	善恶混合体·····(380)
第 26 章	人性的苏醒·····(393)
第 27 章	冲破冬云的日光 ·····(407)
第 28 章	醉耶醒耶·····(424)
第 29 章	走不出的阴影 ·····(440)
第 30 章	蕙园·····(455)

难忘蕙园

我置身于一排灰蒙蒙的大楼中，显得有几分激动，好奇地看着这些很有些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以及楼群间那些疯长着的绿色植物，想弄清在这些古老与年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内在的逻辑含义，以及在这样一些充满矛盾的堆积物之间作如此好奇状的人们的真实感受。

说实话，第一眼看到这散发着腐朽气味的垂暮老屋时，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期待已久的新居。我所期待的生活，应是充满朝气的阳光明媚的永恒春天，应是玫瑰般清纯而艳丽的旭日，应是山泉一样欢欣歌吟的音乐。可是，一走近这些被福尔马林浸泡得面目全非的建筑物，我仿佛就嗅到了一种深刻的死亡气息。这种气息令人灵魂震颤，像天使扇动着薄明的翅子，把“嗡嗡”的空气振动声注入你想象的音碟之中，让你一听到心中的音乐时，就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悲苦之气。

望着灰色的大楼，希望听到白鸽的哨音从天空传来，希望看到五颜六色的纸鸢在天空飘飞，即使没有鸽声没有纸鸢，只要此刻有一缕红蕊，也会让我感到一些更多的生活亮点，让我从这袅袅的悲愁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超脱。我就这样久久地望

着天空，望着那些扑满灰尘且并不高大的绿树，望着旁若无人般匆匆而行的人群。

正在惶惑时，一个年轻的男子走到我的身旁，亲切地问：“你就是岳麓麓？”

我茫然地看着他，点点头。

青年男子的眼睛隐藏在一副金属架的近视眼镜之后，看不出有什么特色。不过，他的鼻梁挺直，额角宽阔，下巴微微地向前翘着，从唇周到两腮，黧黑的肌肤中潜藏着黑黑的毛根，他有着一副高大的身躯，露在短袖衬衫外的肌腱呈块状，显得很发达，给人一种浑身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气概。

见我对他点着头，他竟愣了愣，十分惊诧的样儿，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仿佛比起同龄的其她女学生来，我有些什么不相同似的。

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子。我长着圆圆的脸，微微前突的额头，使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像深嵌在眉骨之下，我的嘴唇稍厚，把本来比例很好的嘴夸张得有几分开大。读高中时，班上的女同学还曾嘲笑过我，说，要是在前三十年，人们会以为你是山顶洞人的活化石。然而，不管同学怎样嘲笑，当我在镜子里看到我的眼睛，我就感到很自豪很骄傲，我的目光中凸现出摄人心魄的穿透力，这恰恰是大多数姑娘所缺少的，她们的嘲笑，不过是她们在心里嫉妒我而已。母亲说我的大嘴是小时候贪嚼槟榔形成的，父亲则说，嘴大吃八方，我们家麓麓今后可有享不完的福。或许就因为我这双很特别的眼睛，和一张能吃能喝的大嘴，才会让他感到吃惊吧。少见多怪！刚见到陌生的女孩子就这样，我心里涌出一种不快。

他感觉到了我心中的不快，解释说：

“你像一个人，像我认识的孙么姑。”

“还像山顶洞人呢，岂止像你的什么么姑。”



青年男子笑了笑，说你这人真调皮，别人讲一种感觉，你也这么敏感。他到底有什么感觉，其实并不关我的事，要是每一个人都考虑别人的感觉，这世界就举步维艰了。譬如说我们跟前的这些建筑，都已经老态龙钟了，那些来这里参观考察的大人物们，何曾把他们的感觉当成大惊小怪的话题来张扬。事实上他们都不大相信感觉，因为感觉常常欺骗理智，使人做出许多让人遗憾终身的蠢事来。

见我不愿与陌生的男子讨论感觉问题，他也不再多讲。只是在几天以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了，他才把这一天看到我的第一“感观”讲出来。当他第一眼看到我时，或许是因为站立的角度不同，我脸上的某一部分，的确有一点像他的某一个亲戚，过了几秒钟他就知道自己大错而特错了。还说，当他看到我这双深嵌的眼睛，这张红润得让人心惊的嘴和唇，他才真正发现，美丽不仅仅是一种形态，而且是震撼人心的力量。美丽本来就具有震撼力，凡是美丽的事物，总能吸引许多人。偏偏他却说，我的美丽与别的女孩子的美丽根本不一样，我的美丽，像火焰般的炽热和炫目，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按照当代审美标准，女孩子的“性感”、男孩子的“酷”，都比单纯的漂亮与帅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力量的美。”他称这样的美是诱惑的火焰，蛾子就是因为明艳炽烈的诱惑，才会奋不顾身地投向死亡。在我跟前讲这样的话，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入校不久，就有好几位男子向我讲过同一类话语。

见我似怨似嗔地看着他，青年人尴尬地笑了笑，自我介绍是妇外专业一年级的辅导员，复姓西门。

“今后就叫我西门好了，我的责任是帮助你解决生活与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困难。”

“帮助我一个人？”

“你们班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你。”

他讲话很随和，有一点可笑，不像想象中那样刻薄。我冲着这位可笑的年轻辅导员，灿然一笑。

他似乎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接受一个年轻女孩的热烈笑容，显然，他喜欢这种笑容，他显得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儿，两手在胸前局促不安地搓动，两只眼睛却牢牢地看着我。

看到他心里对我充满了好感，我不由自主地玩起了小聪明，噘着嘴，抱怨道：“来校前，家里偏要让我拿这么一大堆行李，可他们就没有想过，像这样高的宿舍楼，他们的宝贝女儿能有那样的力气吗？”

西门辅导员看了看地上的那堆行李，十分感慨，他说普天下的父母都一样，他第一次离家进大学，家里也让他拿着这么一大堆行李，仿佛担心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庭，一定会冻坏饿坏似的。说话时，他已拎起了最大的两个旅行包。

世界上的男人，其实都乐意被女孩子并不高明的技巧所迷惑。年轻的辅导员这时就是这样，他虽然识破了我的并不高明的伎俩，却仍然愿意给我帮助。他的这种翩翩骑士风度，驱散了笼罩在我心中的阴霾，这一刻，仿佛天空一下变得明亮起来，落满尘土的树叶儿闪烁着琥珀色光芒，陈旧古老的宿舍楼，也千娇百媚般让人感动。我夸张地张了张嘴唇，露出两排炫目的牙齿，开心地笑了。

我的宿舍在四楼，一间很小的房间，大概是过去的杂物室，两架木床，两张小桌，便占去了几乎所有的空间。看着这样的宿舍，想到要在这里生活三年，不由得愁上心头又上眉头。

西门看透了我的烦恼，他夸张地说其实你应该感到很满足，全楼就只这么一间小屋子，你能住上了，已经是整栋楼女孩子中的幸运儿了。



听他这样讲，我伸出头去，果然，在其它的房间里，放着好几张床，因此，房子里剩下的空间更加狭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毕竟是在学校，在大都市中的大学，能在这人满为患的学生公寓占有这么一间小房，虽然简陋陈旧，的确应该知足常乐。我心里很高兴，双手合十于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谁也得承认，我这人历来很有好运，从小就得到很多人疼爱，读高中时并没用上多大的力气，却一样考进了大学，这不，刚刚跨进大学校门，好运气就又跟上了我。

见我这样，西门也笑了，他告诉我，这屋子按规定应住四个人，不过目前暂时安排两个人住，一个是我，另一个女孩子叫做吴蒙蒙。他似乎为这样的安排很兴奋，说，把你们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大山两侧云雾茫茫，如此的诗情画意，真是冥冥中安排的幸运组合。

两个女孩子的名字能构成这样美丽的组合，应该说是冥冥中的天意。看着这位殷勤有加的年轻辅导员，我心里隐隐升起某种得意，说：“似乎这一切看上去很好玩，其实这不过是神佛的安排罢了。”

他看着我，故意做出一种受宠若惊的喜悦。原来，房间是他安排的，他才是真正的掣签人。我坠入了他的圈套。

在南方的雨林，我们有一座很宽敞的吊脚楼，一间房连着一间房式的长廊般吊脚楼，在长廊式吊脚楼里，我独占一个宽大的房间，从小就养成了清清静静睡觉的习惯，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摆弄自己的小秘密。从小养成的习惯，使我不适应与多人共处。能住进这惟一的小房，还顾得着想它曾经是否堆满了杂物吗？即使现在仍然堆满了杂物，只要说这房间将只属于两个女孩子，两个美丽的女孩子，便足以改变这里的一切。

我很感谢他这样的安排。我向他道过谢，问起他的名字，他说他叫西门青云。女孩子一高兴，往往就会口没遮拦，对于

她能够信任的男孩子，更是这样。“老师的名字太特别了，你叫西门青云，你的女朋友一定就叫潘金莲了。”

说完这句话，我就感到我的玩笑开得太过火了，我想，这年轻辅导员会生气的。可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西门青云对这样的玩笑却毫不在意，听了我的玩笑，他一下笑了起来，说：“这样叫我名字的，你不是第一个，可却是第一个女孩子，如果真有谁叫做潘金莲，说不定我真会娶了她。”

他很逗，极富幽默感，大概所有不是故作老成的男孩子，在美丽的女孩子面前都很逗很幽默吧。“西门青云”这个人很好玩，没有一点架子，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女孩子，经历了高中阶段的冲刺，正需要开开心心地玩一阵子。

西门青云原来也在这所名叫西华医学院的学校就读，普外专业，数月前刚刚毕业，留在学校。虽然他是第一次做辅导，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从进门他就没有闲着，帮我铺床、帮我整理随身所带的行李，做得极为认真，就像一个很好的大哥哥。做完这一切，他才歇下来，委婉地对我灌输前途无量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妇外是个小专业，一般的女孩子认为没前途而瞧不起，其实，这门专业很有朝气，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一件美好的事业，我想你一定喜欢与新的生命打交道。”

“不一定。如果说生命需要流血，如果说生命还未诞生就已死去，那其实是很残酷的。”我这是真情流露，说得十分伤感。

西门青云瞪大了眼，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三秒钟，接着便笑了起来。他抓住我说话中的破绽，展开他的攻击：“你这人欠逻辑，生命本来就承受着鲜血，既然害怕，还要学医？”

我才不害怕他咄咄逼人的进攻，甚至在心里还喜欢着他的进攻。这就像斗牛士之于斗牛，总是首先拿着火红的旗帜，刺激起牛的斗志。我歪着头，想了想，说：“其实，我真不知道



当初为什么会报考医学院，而且偏偏选了妇外专业。”

西门青云斗志正旺，听我这样说，就像一个拿着长矛准备进攻的人，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的只是一片旷野，反而显得不知所措起来。看着他的狼狈样儿，我心里暗暗有几分得意。就在我准备继续嘲笑他时，那个叫吴蒙蒙的女孩子跨进房来，他停止了与我斗嘴，又忙着帮她搬东西铺床整理行李，一直到一切都弄好后才停下来。

如果按照传统的美人标准来衡量，吴蒙蒙可说是标准的美人儿。她生得粉面桃腮，星眸小口，柳腰削肩，身段颀长，一头乌黑如瀑的披肩发，漂亮得让人看一眼就会终身难忘。我一向为自己如火焰般的美质而陶醉，看着天上掉下来的吴蒙蒙，心中泛起了一丝隐痛与怜惜。猛然间，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我痴痴地看着眼前的这位小美人。

吴蒙蒙这时的表情也似乎很吃惊，见我痴痴地望着她，她也痴痴地望着我。我这种在热带雨林长成的如火如荼的女孩子，也许她是第一次看到吧，因此，当她看着我时，她的眼神也走了样儿。

许多人都说，凡是女人，都天生具有嫉妒心。而且，越是美丽漂亮的女人，嫉妒之心越是强烈。可是，我却不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我故乡的那个寨子里，就有着两个同样美丽逼人的女人，只要她们一见面，人们就看到她们宛如姐妹般亲热地互相欣赏着。我从小就受到佛慧的启迪，佛说无嗔无妒，但愿我与吴蒙蒙之间，不要像我们的名字，永远蒙着一层蒙蒙的雨雾。雾笼大山固然很美，但总给人一种疏离感。

西门青云离开的时候，走到门边又回过头来，他的那双眼睛，似乎并不止于落在我们的脸上，而且还落在我们耸起的胸